

新书速递

《简明黄河史》

辛德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是一部探究黄河及黄河文明的普及性著作，作者辛德勇在其旧作《黄河史话》基础上进行增订，吸收了近年来有关黄河史研究的成果，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认识、开发和利用黄河的历史过程，黄河河道的变迁、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演变历史以及黄河对中国历史的重要影响等，最后一章“淘金古今人物去”为新增内容。在梳理黄河的自然变迁之外，本书更关注人与黄河之间的关系，辅以44张黄河风景、出土器物等图片，有助于读者更加直观地认识黄河，了解中国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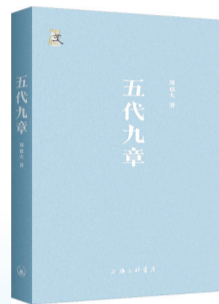


《五代九章》

郑也夫 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评论专著。全书共分九章，分别研究一个主题。第一章点评五代的13位帝王。第二章研究这个战事频繁时代的用兵之道。第三章讨论五代的为臣之道。第四章翔实地讲述五代时期十位高风亮节的君子。第五章讨论了五代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冯道。第六章讨论五代的音乐。第七章专门讨论阉割与宦官。第八章讨论天命观问题。第九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反思“五代十国”的称谓。全书处理引文详略得当，以史料为基础的立论稳妥而有新意，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论性质的学术专著。



《先秦诸子与简帛研究》

张固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一部学术研究著作，主要涉及先秦诸子与出土简帛两方面的研究。作者治学的中心思想是，在先秦诸子与出土简帛的研究中，编联复原是仅次于文字释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研究者只有在正确的文本编联和复原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准确诠释其内容和思想。基于此，本书对《管子》《文子》等传世文献的编联考证下了很大的功夫，同时利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提出了诸多新见解，对于深化先秦诸子和出土简帛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辛弃疾新传》

辛更儒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辛弃疾是南宋时期具有文武略的英雄豪杰式的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词人。他一生的英雄事迹和经历的种种壮志难酬的坎坷遭遇，化作雄奇阔大、郁勃激荡的词作，感染了无数后人。本书是辛弃疾的传记，作者以时间为线索，结合历史环境和时局背景，亲身考察辛弃疾行踪轨迹，深入剖析相关史料，解读存世诗文学作品，并结合最新研究成果，深入还原了辛弃疾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随书特别附录《辛弃疾年表》《辛弃疾家室再考》《辛弃疾子女后裔新考》等文章，进一步揭开辛弃疾及其后人生平的神秘面纱。



《聆听父亲》

张大春 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聆听父亲》是当代优秀小说家张大春回忆父亲的散文。全书除了父亲的讲述外，更贯穿了六大爷所写的“家史漫谈”，另有友人的回忆与叙述。大春祖家——山东济南张家“懋德堂”是一个有着五大院落、几百口人丁的显赫家族。祖规家训“诗书继世，忠厚传家”在世事变化中悄悄改换成一副与“福”“贵”相关的楹联，张家祖业便也从诗书功名转为经商致富。当中国进入20世纪中期，全家更是在颠沛流离而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中见证了时代的动荡和变迁。作者在追忆中不断讲述家族故事，溯源中国文化，表达了忧郁而深沉的中国文化乡愁。



故乡的鏊子 故乡的饼

□赵家栋

童年的记忆里，故乡的鏊子有两种，大的用来摊煎饼，小的用来烙面饼。大鏊子摊煎饼，用的是粥样面糊；饼鏊子上，烙的是擀面饼。面饼双面的叫馅饼，没馅一层的叫单饼，单饼原料不同、厚薄不等，又分若干种。

故乡是鲁中的一个山村。我生在解放初期，上小学四年级时，新来的北京名牌大学毕业的老师，自习课上给我们出了道趣味数学题，说“板凳、鏊子33，100条腿朝天，问板凳、鏊子各多少？”在已知条件中，板凳4条腿，我和小伙伴们都知道，可大都没注意到鏊子如圆鼎，只有3条腿，趣味题引发了我们学《算术》的兴趣。上了初中才知道，这一小学难题，用二元一次方程组求解，是分分钟的事。

相传，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小时随大人登泰山，在盘山道旁看老太太烙单饼入了迷。两位老太太，一个在干矮石墙的这边，一个在墙的那边，烙起饼来如耍杂技一般，这边的老太太擀好一个饼，用两头尖的擀面杖甩到墙那边，“啪嗒”一声，不偏不斜，平平展展落在鏊子上；那边的老太太烙熟一个饼，原地不动，用那几指宽、尺把长的翻饼板把饼甩回擀饼老太太这边，饼恰好落在高粱苎做的圆盖垫上，摆得整整齐齐。就这样，这边擀好一个甩过一个，那边烙好一个甩回一个，两位老太太“天各一方”，擀饼的时间与烙饼的时间恰好一样。惊叹之余，王羲之问那位擀饼的老太太：“饼为什么甩得那么巧，时间又是如何掌握得那样妙？”石墙那边忙于烙饼的老太太一听，一语双关。王羲之若有所思：干什么事都一样，熟而已矣。

从泰山回去后，王羲之加倍努力，采择众

长，备精诸体，终成书法大师。故乡至今流传着“王羲之的字——熟而已矣”的歌后语，意思是熟能生巧。

我小时候，村上家家有鏊子，一年四季主食是煎饼。那时的山区缺水少电，生产力低下，摊煎饼的原料是粗粮地瓜面，能吃上细粮煎饼是农家的夙愿。母亲摊煎饼，常天不亮起床，点上煤油灯，摆下坚硬、耐磨、厚实的生铁鏊子，用砖垫起鏊子短短的腿，点燃柴火，待鏊子热后，右手给鏊面擦上豆油，左手舀上面糊，右手用耙子把面糊摊匀，转眼间，一张薄似蝉翼的煎饼就揭下鏊子了。摊煎饼这家常活，忙上忙下，忙左忙右，在柴烟和热气里摊好一张煎饼不是件容易事。

我上高小时，碳鏊子煎饼应时代的召唤而诞生，与用柴火摊煎饼不同的是，加工碳鏊子煎饼需两人，一人拉风箱、烧火，一人摊煎饼。在家中我是长子，帮母亲摊煎饼烧火是我的活，火弱的地方加煤，火旺的地方盖煤灰，煎饼鏊子底下火若烧不匀，摊出来的煎饼满是“疤痕”和疙瘩，母亲常用煎饼耙子敲着鏊子告诉我哪里火旺了，哪里火弱了。一次，母亲敲鏊子时，我说：“灶上的鏊子要是能转，火就好烧匀了。”她觉得我的说法是天方夜谭，回了句：“那得等铁树开花。”

后来，我在泰山下的岱庙内真的见到“铁树开花”了。改革开放后，故乡村村通了电，厚重的生铁鏊子真的转起来了。那烙面饼的小鏊子被上下两面能加热的电饼铛取代，那3条腿的煎饼鏊子跟农家“拜拜”了，那加工煎饼面糊、用了数千年的石磨“靠

边站了”。

改革开放前，父老乡亲以地瓜面煎饼为主食，如今，玉米面、高粱面、小米面、杂粮面养生煎饼上了农家饭桌，老辈人吃腻了的地瓜面煎饼，反成了晚辈们稀罕的食物。

改革开放后，故乡人就业门路洞开，村上有了加工煎饼专业户。芳邻弟妹小段说：“今年好玉米1.7元1斤，好煎饼7元1斤，10斤玉米能出9斤煎饼，利（润）在对半以上，手脚麻利的人一天能摊70斤……”我粗算了一下，一个家庭主妇，足不出户，一天也能挣好几百元呢。



两片香肠

□闫洪凤

中秋过后，天气渐凉。住在老家的大姐知道我很忙，怕我做饭懒惰亏待了自己，便托来看病的老乡给我捎来一包自家灌制的香肠。

看到眼前这包油光光、香喷喷、饱含着大姐关爱的香肠，50年前的一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在老家堂屋的饭桌上，一块四方的灰油纸上有一根一扎多长、像生铁棍一样的东西。母亲小心翼翼地捧起时，像对金银首饰一样珍惜。

那时候父亲在王家庄大队砖瓦窑工作，负责对外联络，经常到新泰、泗水、华丰、济宁等地出差，整天早出晚归。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吃晚饭，忽然听到外面父亲的喊声：“哎——哎——你们慢点吃，等等我。”父亲的喊声立即让我们充满了期待，即刻停下手里的筷子。当时正抱着大碗“刺溜刺溜”喝糊糊的我也不往下咽了，傻怔怔地看着父亲急匆匆走进屋内，解开棉袄扣子，摸索着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接着递给我娘，说：“快，快拿着，我今天给你们带回了好东西，你快把咱家菜刀洗洗擦擦，赶紧切切，让孩子们也尝尝城里的味道。”母亲接过油纸包，立即拿来菜刀和菜板子放到桌子一角。

我们十分好奇，都在盯着那个油纸包，那一刻特别想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

母亲慢慢打开纸包。一段黑色发亮的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东西初看就像一截被烧糊的木头棍子，被切割后变成黑乎乎稍带有油白的薄片。

母亲切完粗略数了数，然后看看等待的我们认真地说：“每人两片，都尝尝吧。”一向嘴馋的我这次却不敢抢着伸手拿，弟弟也不拿，因为看到二姐手里拿着的黑片片实在不像什么好吃的东西，在昏暗的油灯下，平淡无奇，难以让人惊喜。

父亲看着我们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他坐在弟弟拿来的小板凳上，黝黑的脸上闪着光，搓了搓双手，抚摸着弟弟的头，鼓励我们说：“不用怕，放嘴里尝尝不就知道了。这东西叫香肠，是一种菜肴，你们看着它不算漂亮，但是吃起来可香呢，快尝尝。这是城里人才能吃到的东西，以后你们要是好好上学，长大有了本事，也能过上想吃啥就吃啥的日子。”父亲还给我们讲了这段香肠的来历：在新泰一家饭馆吃饭时，父亲去厨房帮忙端菜。当他看到切菜师傅正在案板上一片一片地切香肠，并麻利地摆到平盘里时，便好奇地问了一句：师傅，这是什么菜？切菜师傅得知父亲没见过香肠，便留了一段，让父亲带回家都尝尝。

听了父亲的话，我当即拿起一片放进嘴里，使劲嚼了嚼，顿时发现又香又油，特别好吃。那片香肠，我嚼了好久才舍得咽下，醇厚的香味在喉咙里好半天也没有消散。

那时候，我家很穷，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带肉的菜，菜里面也很少见到油星子。几片香肠，让我们姊妹几个体验了美食的味道。

母亲在一旁高兴地看着我们吃，看着我们说说闹闹，自己却拿起那张放过香肠的纸，用舌头舔了舔。

我没舍得独享第二片香肠。第二天一大早，在上学路上，我与婶子家的洪菊妹妹、三腾妹妹摆摆后，一起分享了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稀罕美味。

如今时代变了，家乡变了，生活富裕了，可父母已于10年前离开了我们。香肠也早已作为普通菜肴走上大众餐桌。而今，鸡肉肉蛋不再稀罕，我也早不是那个看到炸鱼、水饺就激动地流口水的女孩了。

难忘旧时的生活磨难，感恩今天的幸福生活。每当我看到香肠这道菜时，心里总有一种既温暖又隐隐心痛的滋味。父爱深深，难以忘却。母爱沉沉，难以放下。家乡巨变让人欣喜，但却有许多遗憾压在心头。

冬阳温暖

□管淑平

冬日，清寒；阳光，温暖。是呀，有谁不爱冬天里一轮明晃晃的暖阳呢？

清早，拉开窗帘，阳光的针脚，便从窗玻璃的缝隙中钻了进来。顿时，整个屋子都是一片橘黄。

一缕缕阳光，洒在身上，明媚而敞亮，温暖而舒适。

“晨早冬日出，照我屋南隅。”不错的，初冬的阳光，哦，不！应该是整个冬日的阳光都是简约的，明朗透彻。

冬天的阳光，带着一种天生的慵懒和亲近感，让人不由自主地就生出满满的欢喜。只有在静谧的冬天，阳光的弥足珍贵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烈日当头的夏天，人们是不会主动靠近阳光的，而是选择尽量地避开它，撑一把遮阳伞，涂一层防晒霜，或者干脆就宅在空调房里。

只有在冬天，才能更深刻地感知阳光的底蕴和魅力。人们搬一个小凳，坐在小院内，愿意花大半个上午，沉浸在阳光的怀抱中。阳光爬上衣角，散发着迷人的金光，很有质感。

初冬的阳光是和蔼可亲的。无论是在暖色调为主的图书馆内的窗边，还是在桂花树与香樟树点缀的校园街角，抑或是在横桥懒卧的静湖旁，一切都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

那阳光，像母亲的微笑，像故人的脸庞，慈祥、包容，给人一种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近处的高楼，远处的山林，也因有了阳光的点缀，多了一丝鲜活的气息。老人们围坐小庭院中，闲谈说笑，晒着太阳，阳光洒下了一地斑驳，宛若一地流淌着的幸福。

在这样的日子里，也总能够把一颗心妥妥地安放下来，慢慢地听着他们的对话，也慢慢地理解何谓知足常乐，以及真、善、美的本质。

初冬的阳光低调而伟大，尽管它的温暖有限，却还是不遗余力地驱赶着严寒。

日子一天天地变短，一年也渐渐到了尾声，但因为有了阳光的陪伴，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触情绪，而是多了一种从容与充实。

走过的大把时光浮现在眼前，仿佛在阳光里舞蹈。这边是一年走过的痕迹，那边是来年的希冀，我们正在此刻，缓缓地向前迈步。

阳光，也如人们一样，悄悄地笑着、亮着，寂然无思量，旷然无忧患。

